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卷二

寅戌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盡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

午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 當五年 燕 閔公二十一年 魏 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 侯籍六年 韓 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新 侯籍六年 韓 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資治通鑑綱目

所究研京東校中化文方集

No. 534

0 1 2 3 4 5 6 7 8 9 2

資治通鑑綱目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資治通鑑綱目

所
圖
書

所
圖
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起丙午盡戊戌西楚
霸王四年漢王四年

凡五十三年

午丙

昭襄王五十二
考烈王八
孝王三
安釐王二
十二年
考成王十一
拒惠王十八
王建十年
先

七 秦丞相范雎免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請侯通葉市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

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主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

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

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則功者去商

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諍曰何為不可君子有

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

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問天周公孫曰日



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月免。楚

以荀況為蘭陵令。荀卿趙人。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

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

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

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

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金。無本賞矣。事小

敵。悉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

也。其去貨市備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長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

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

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隳隘

其使民也。酷烈。沮之以慶賞。饋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

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



家。是景為舉疆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

制。基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

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

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

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

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

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疏今欲嚴以威。賞

罰。欲必以信。處合欲。周以固。從舉。遲遲。欲安。以重。欲疾。

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

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息

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言。凡慮事

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數百

完。可覆。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數百。夫是

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故殺勝。息則吉。息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最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還。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暴者不斂。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僚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諫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周民東亡。秦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囂。狐之聚。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秦五十三 趙十二 魏九 齊王喜元 魏二 秦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秦五十四 魏十 魏二 魏二十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秦五十五 魏十一 魏三 魏二十 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其弟 弟魏 壻也

秦五十六 魏十二 魏四 魏二十 秋。秦王稷薨。太子

柱立。韓王衰經入弔祠。燕伐趙。趙敗之。遂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亥辛

圍燕

燕平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

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

臣非自為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

軍，遂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

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趙公子勝卒。

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魏二，齊十五年。冬十月，秦王薨，子

楚立。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燕伐齊。

拔聊城，齊伐取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

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

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

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

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

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秦莊襄王楚元，秦十四，魏六，魏三。秦以呂不韋為相

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東

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

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秦伐韓，

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楚滅魯，遷其君於卞。

壬

秦莊襄王楚元，秦十四，魏六，魏三。秦以呂不韋為相

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東

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

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秦伐韓，

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楚滅魯，遷其君於卞。

為家人。是為頃公。

丑癸

秦二 楚十五 魏二十九 趙十八 齊二十五 齊十七年

日食 ○秦伐趙定太

原取三十七城 ○楚黃歇徙封於吳

春申君言於楚王曰

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而居之宮室極盛

秦三 楚十六 魏三十 齊二十六 齊十八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

太原郡 ○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

之追至函谷而還

蒙鶩伐魏取高都汲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信陵君不肯還其容

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之皆

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鶩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

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

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東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

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

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

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

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編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仲父胡

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韋之所為也

秦王政元二十七年魏九三十秦鑿涇水為渠韓

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蓋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墳闕之水溉馬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由是秦益富

二十八年魏三十二趙王薨廉頗奔魏趙

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秦三十九魏三十三悼襄王元二十九年秦秦大饑秦伐

韓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

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

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

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

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

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

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

戊午

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魏公子
無忌卒。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失其子。辭之。

四趙二韓三十晉二十二年 春秦伐魏取陽有詭

己未

○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增元趙三韓三十一晉二十三年 秦伐魏取二十城

置東郡

秦六趙二十二 秦十四 魏二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

秦至函谷皆敗走

講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

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楚遷于壽春。朱英謂春申君曰。十年不攻者。踰黽阨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

是去陳徒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秦拔

庚申

亥癸戌壬酉辛

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秦七 楚二十三 魏三 秦伐魏取汲

秦八 楚二十四 魏四 魏與趙鄴

秦九 楚二十五 魏五 秦伐魏取垣蒲 夏四月

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秦王冠帶劍 秦伐

魏取衍氏 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

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

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

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

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教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

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接劍而坐口

正沫出趨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謂起稱曰臣

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

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

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

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

完覺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

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

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類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王薨，園入，臣為君殺之。」春申君曰：「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秦十趙八 幽王 悍元 十八 冬十月 秦相國呂不韋 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 秦大索逐客

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

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疆公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濟盜糧者也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齋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齊趙入秦置酒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乙丑

秦十一 楚二 燕十九 魏七
趙九 韓三 齊二 十九年

取九城 ○趙王偃薨

趙伐燕取狸陽秦伐趙
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
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

以無行
閉於國

丙寅

秦十二 楚三 燕二十 魏八 趙
幽繆王遷元 韓四 齊三十 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為變
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
稱仲父其徙處蜀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秦助

魏伐楚

丁卯

秦十三 楚四 燕二十一 魏
九 韓五 齊三十一 年

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戊辰

秦十四 楚五 燕二十二 魏
十 韓六 齊三十二 年

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

城 ○韓遣使稱藩於秦

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
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

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難等
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匱於秦請為藩臣非因
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
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為王
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揚子曰韓
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
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
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公曰若

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懲哉。

一秦十五 楚六 韓七 魏三十三 趙十 秦伐趙。取狼孟。番吾。

遇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初。丹嘗質於趙。與秦

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二秦十六 楚七 韓八 魏三十四 趙十 秋九月。韓獻南陽地

于秦。○代地震。坼。東西百三十步。

九秦十七 楚八 魏二十五 魏十三 趙六 韓 秦內史勝滅

韓。虜王安。置潁川郡。○趙大饑。

十四秦十八 楚九 魏二十六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

殺其大將軍李牧。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

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秦十九 楚十 魏二十七 魏十五 趙八 秦滅趙。虜王遷。

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者。皆殺之。秦軍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

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弑之。自立。

十八年秦二十 楚王負芻元 魏二十八 王假元 三 燕太

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

薊

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鞫或去請約三晉連齊楚媾匈奴以圖之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衛

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從丹

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

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請侯得合從破秦必矣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

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

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過

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

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七

首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搯之

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劔王遂

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遂體解以徇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

二十九年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

亥乙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

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秦李信伐楚

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

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

秦王賁伐魏引河

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楚人大

敗秦軍。李信奔還。秦王翦代之。

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疆起之。翦曰。老臣罷病。

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

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

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

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

曰。王但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

疑我矣。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

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

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親

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斬南。殺其

丙

丁

戊

秦二十二年 魏三十四 齊四十四

秦王賁伐魏引河

秦二十三年 魏三十五 齊四十五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

秦二十四年 魏三十六 齊四十六

秦滅楚。虜王負芻。

秦二十五年 魏三十七 齊四十七

秦滅楚。虜王負芻。

置楚郡

二十五年三十三四十三

秦王賁滅燕虜王喜

還滅代虜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

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秦始皇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
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
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贖受言后
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賔客多受秦間金
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王

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而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
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
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侵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
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間可入
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
賁自燕南攻齊俸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
共處之於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患建聽姦人賔客不
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於邪相邪住建共者
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司馬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
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尋使六國能以信義相結則
秦雖疆暴烏得而亡之哉蓋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斃
其根也也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烏有撤
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
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初

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
為制。今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胡亥曰
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於皇。主於帝也。後世不
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此之甚矣。王
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
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
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除謚法。制曰。死而以行
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除謚法。為謚。則是子議
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
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亥曰。子議
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
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
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定為水
不當得。取世訛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為愈矣。定為水

德以十月為歲首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
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
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以為水德之始。剛
毅。度深。事皆決於法。刻削。忍仁恩和義。然
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桀於咸陽。

丞相
等

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為王。以填之。始皇下其議。廷
尉斯曰。同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從屬踞遠。相攻擊。如仇
讎。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鏡。皆為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
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
以有侯王。願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收天下兵器。銷以為鐘鐻金人。置宮殿中。一法度。
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胡亥曰。聖人
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

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
暴主之所以縱人慾。恃天道。私一身之大尊大賤也。分
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取以天下自私。於是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百
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
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百
邑。兵。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
車數焉。於是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卿大夫
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
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
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
則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
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
威服曰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
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
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

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
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
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
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
而舉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
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
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
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
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錫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
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况其下者乎。物
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逐
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
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
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築宮咸陽。北阪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其宮室。
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復道。周

開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

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鄠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

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遣徐市入海

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始皇東行郡縣上鄠嶧山立石頌功

德魯儒生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

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蒞獵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

用遂繼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

道下禪於梁父封歲首紀之世不得而記也遂東遊海

上初山川八神南登琅邪作臺刻石初燕人宋毋忌廣

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

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

渤海中去人不遠惠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

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

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

支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

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

西南度淮浮江至湘山祠達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

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我欲其山遂

未發

午圭

巳辛

還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獻千金之產。身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或曰。張良之計。不亦疎乎。韓嘗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為謀邪。

三十年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隄隄防。

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

徙民五十萬戍之。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

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對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變。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說。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傳。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制八議。

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傳。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制八議。

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
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學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今出一。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所。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率下以
造謗。如此。非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
諱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二十日不燒。燕爲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
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通九原。榆雲陽。營

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衆。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

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
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
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
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爲微行。以辟惡鬼。所
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
陽旁三百里內。宮觀復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
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
丞相車騎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
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羣臣受決事者。阮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

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

使御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
十餘人。皆阮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

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

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

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

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

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蒙毅位。九月葬驪山。十

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望祀虞舜于

祭大禹，望祀虞舜，立石頌德。北至琅邪之界，西至平原
 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病益甚，乃令中
 車府令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
 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棺載靈涼
 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
 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設常居中參謀議，
 名為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
 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教治之。當死，始
 皇赦之。高既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
 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
 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
 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
 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若能
 有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之。高
 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
 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從之。

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囚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詭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復作阿房宮，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粟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

兵於蕪，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

發間左戌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然天下皆叛，而戍死，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孫，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攻蕪，蕪下，徇蕪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桀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

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

走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耳餘為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

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

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

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

君母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

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

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

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

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鴈軍馬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八月楚

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毀誅

乃說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房君

諫曰秦未止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知因而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

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

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

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鷹略上黨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

立為沛公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

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

上亭長軍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為縣送徒驪

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餘夜乃解縱

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適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

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

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

為秦吏今背之恐子第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

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備關城季乃言常

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
立以為沛公蕭曹為叔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
赤皆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項梁者下邳人也嘗殺人與兄子

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

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
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

所知豪吏奮以所為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
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

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

至秋狄城守儋詳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誦殺之因殺狄
今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趙將

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韓廣至燕燕豪傑欲立

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

廣乃立居數月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趙王與張

趙奉其母歸之耳陳餘略

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報
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
未知此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枝馬箠下趙

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武先立
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

王此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
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誠難
易矣燕將乃歸趙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王養卒為御而歸

而相之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歸魏。忠臣

魏公子寧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秦廢衛君角為庶

人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

二年魏懷王心元。趙王歇元。王田市元。王韓廣二

魏王豹元。王成元年。冬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

公出戰破之。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十一月。章邯

追敗楚軍於涇池。周文走死。楚田臧殺其假

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吳廣圍滎陽。三川守李由

等。稱王。今誅之。獻其首於王。趙將李良弒其君武

以城為上將。西迎秦軍。戰死。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斷不知其將。使騎

謝之。良慙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秦嘉起兵

於鄒。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

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為楚。二世益

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賀

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陳勝故。洧

人呂臣為蒼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陽。謚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處勝。斬之。諸

故人皆引去。勝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王司羣臣。以苛察為忠。諸將不親附。以及於敗。春正月。

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

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秦嘉立

景駒為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

還復取陳。布。六人也。嘗坐法。黜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更亡

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

秦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乘少年百

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為焉。公以良為廐將。良數以

利攻。破拔之。得其兵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擊豐。不下

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

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即渡

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

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慎。信長者。欲立以為王。嬰母曰。

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梁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守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坑之。居鄆人范增

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國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章邯擊魏。齊楚救之。西略韓地。往來為將兵。潁川。

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

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齊人立田假為王。假王建弟楚。楚平兵復徇魏地。

以為王而以田 秋七月。大霖雨。○齊王儋弟榮逐

王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

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吏三族。

以趙高為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

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中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高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唯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無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使天下無不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遇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殺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

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此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臣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

為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辭。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暗室為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項梁死

項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

臣為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越。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既羽

為魯。楚立魏豹為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

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要乃北擊趙。破

邯鄲。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陳餘北救兵得數

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

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為上將軍。項

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諸別將

皆屬焉。楚遣沛公伐秦。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標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過無不殘滅。且

楚數進取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三年楚二趙二魯二

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

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

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

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

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

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

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餒。項

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

午

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新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殺。梧共立羽為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鷹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鰲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乎不取。反受其咎。

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春二月。沛公擊餘。遂與數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

昌邑彭越以兵從。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

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蠅。為里監門。其里人有為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握轡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

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

帝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謂沛公曰：「方纔聽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實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罪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廷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說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眾四千，人來屬。」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

陽守齟降。

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聞趙將

南出，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糧秦在前，此危道也。

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齟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秦民皆喜。章邯以

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

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熟計之。

陳餘亦遺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

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邯狐疑。陰

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請降，乃與盟于

洹水上，立以為雍王，置楚軍。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

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

三族。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

左右或器。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奉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文屠武關。高前最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發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官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僅坐博。二世怒。召左右皆擾。不闕。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三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矣。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命子嬰朝。見受嬰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沛公擊峽關。破之。遺

兵拒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飛兵。而使鄢生。陸賈往說秦將。皆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急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王劉邦元三年○
王章邯秦王司馬欣王董翳西魏王豹王申
陽王司馬卬王趙歇常山王張耳王英布
王吳芮臨江王共敖王韓廣齊王城茶王
田市齊王田都王田安元年○
國三小國十七為一十國而韓秦翟楚東膠東

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
齊王田榮元年定一國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璽符節降軼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曰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能施仁義之理邪。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

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

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鄉縣。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籍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於

新安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更卒跡成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更卒乘

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期計衆心不厭。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阮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

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公怒

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文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

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取。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會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賜卮酒。且一生彘肩。噲立飲。唱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至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嗟。豈子不足與謀乎。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劫始皇帝冢。取寶物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知衣繡夜行耳。韓生進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帝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王約。天下初定。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秦三氣。既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力也。懷王雖無功。而當分

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至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嗟。豈子不足與謀乎。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劫始皇帝冢。取寶物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知衣繡夜行耳。韓生進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帝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王約。天下初定。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秦三氣。既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力也。懷王雖無功。而當分

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二月項

籍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

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已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上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王咸陽

立廢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以故嘗有德於項梁也。董驩為

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賜章邯降楚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

項籍自欲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以先下河南迎楚也。司馬卬

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以定河內有功也。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

張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以從入關也。英布為九江王。都

以為楚將。吳芮為衡山王。都邾。以率百粵從入關也。共敖為臨

江王。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徙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立燕將

臧荼為燕王。都薊。以從楚救趙入關也。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都

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以從楚救趙入關也。田安為濟

北王。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

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知。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結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

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叔周已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
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
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
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
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
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
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
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
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
君勢日孤。亡秦之報。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五月。齊田
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榮擊走齊王都。遂殺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

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患。雖擊都走之。因
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
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是
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西
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
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

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卬迎戰。敗走

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

生高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
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

之。使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故劔從之。後又
戰。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
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
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
皆歌。無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義用。即
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
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聽爵。爵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
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
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

擇日齊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
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
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
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
封爵者。印刻數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
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
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
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
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唯此三人得脫。秦父
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
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

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
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
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
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西楚立鄭昌為韓王。

燕王荼弒遼東王廣。○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聚黨居南陽。

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
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項籍。項梁。項羽。項
國。又。王歇後元。王陳餘。王信。皆
元年。而王假王廣代立。冬十月。西楚
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

使吳芮。熊布。共
擊殺之。江中。陳餘以齊兵襲常山。主耳走漢。代
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

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
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

齊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徒故王
於魏地。願大王實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

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
餘為代王。餘留侍趙王。而後夏說守代。

漢王如陝

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

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漢王還都櫟陽

○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

齊王

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阮其降卒條三月漢虜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

尉尉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無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各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

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卬使使歸羽乃從

身杖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讎王

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

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蓋勝

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

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

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

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漢王至洛陽新城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

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此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

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

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仲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瞋。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此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鄒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皆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

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

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

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關漢軍

三軍。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呂侯於下邑。收其

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紐於小勝而逸欲生焉。

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則宜亟還滎陽。以王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

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專

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漢

王遣隨何使九江。初。項羽擊齊。散兵九江。蘇布齊。齊

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

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

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五月漢王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至滎陽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

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傳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

陽立子盈為太子傷之何以取敖倉粟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

盡定雍地陽立子盈為太子○漢兵圍廢丘雍王卬自殺

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秋八月漢王如

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

宜施行上求以問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

之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漢傳酈生說

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辱臣如罵奴耳吾

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

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

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

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

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此舉燕趙東擊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信

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說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

陳餘曰信耳乘勝速圍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

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

冬十月

闔。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違下。未至井陘。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旗。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旗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

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勝。齊必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十二月。隨

何以九江王布歸漢。隨何至九江。說無布曰。漢王

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此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強。而漢為弱。故

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舉百將為
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悉出齊也
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
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解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
信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以真臂盟錫而殺義帝也今漢王叔諸侯守藩陽下蜀
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輸進不得
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
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
之未敢泄楚使者傳合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
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
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臨牀
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懷解食飲從
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

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

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
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
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謂王方食具以
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
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
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
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
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
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疆六國復擾而從之
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輒食吐哺
罵曰豈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
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
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
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

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
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
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謂割已之
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機此下李刺虎
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
義欲待秦趙之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
函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
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
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
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迁移

陽亞父范增死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

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指金行間以
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

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
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
陳平為大宰具舉進而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
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
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若五月漢
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

臯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乃

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
乃合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曉殺信王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得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
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
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
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六月楚

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

軍。遣信擊齊。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

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封內奪其印符。以

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歸

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騰

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

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

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教倉。

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

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達與。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漢王軍小脩武。

遣人燒楚積聚。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

賈。盧縮。度白馬津。入楚地。佐

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

擊取之。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

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

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阮之外。黃令舍人見。年

十三。說羽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

鄼食其說齊下之。

鄼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強。近楚多詐。

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鄼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

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從。與

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信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秦之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與漢平而罪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壽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得廉。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

其走高密。○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曹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就教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

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

家。殺之無益。越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

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

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誅秦子。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請將善

地。而從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破秦。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

傷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張良謾請楚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請

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

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闖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守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憑人之覆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凍。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之。遂至城陽。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

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月。

復如廣武。○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

擊楚。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地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因於此。

旦暮望若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

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盡不用。

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項

王曰。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骨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待進。

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疆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過我甚厚，吾豈可欺？知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鄧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泚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鄧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交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察壘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

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祥狂為巫。秋七月，漢立英布為淮南王。○八月，

漢初為筭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北貉

燕人致梟騎助漢。○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

斂，送其家。○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

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謂羽

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

曰：漢有天下，太平。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

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
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